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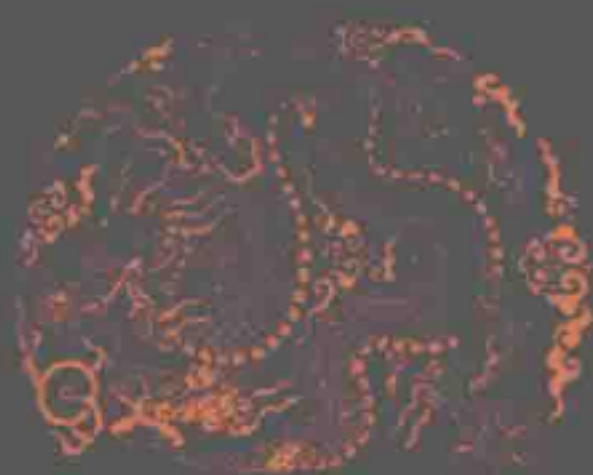


太平天国 史料汇编

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

编

25



凤凰出版社

太平天国 史料汇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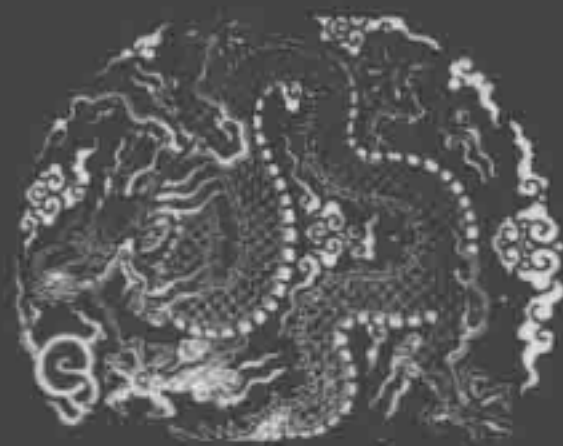
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

编

25

各地

福建 广东



凤凰出版社

各地·福建地区·第一部分·专著

寇汀纪略

汀州曹大观撰

据北京图书馆藏同治六年抄蛮氛汇编本

流寇伪检点刘满，一名远达，隶贵州苗翼王石达开麾下。自言：“二十岁充本籍乡勇，营弁器之，二十四岁擢为把总，与东王杨秀清遇，四战而被擒，遂降贼，尝悔当时年少不知大义，今虽为检点，不得为宗族交游光宠。咸丰五年乙卯，奉太平王洪秀全伪旨：‘许三品以上，娶妻室金陵。’今年四十五岁，妻子不知存亡，尚不觉悟，甘从悖逆，扰乱江闽，贻羞万世，思之不堪回首，言之极为痛心。”

天王洪秀全，乃秀清等以其状貌非凡，奉以为主者也。翼王石达开，则秀清之降将也。前此秀清等十三人平阳起义，结为异姓兄弟；厥后争利忌功，自相仇杀，存者惟秀清及北王韦昌辉而已。六年丙辰七月，秀清谋篡，韦昌辉灭之，杀其党羽。九月，昌辉又谋篡，石达开伐之，昌辉缢城夜遁，达开纠兵围之，灭其族，尽殪韦氏之党。窃据金陵以来，凡官大者俱不能保首领，故十三兄弟尽亡。现在能安民者，惟石达开；能知兵者，惟伪侯陈金益；此外无能为者。

七年丁巳，纠残卒及无赖众逾十万，由江寇闽。二月三十日，屠光泽。三月初六，破邵武，直抵泰宁、建宁，势如破竹，所经地毛如扫，飞走皆尽。大国宗二十一岁，湖北人，小国宗十九岁，广东人，两兄弟俱封协天燕，乃达开之外宠，不知谁氏子，其姓石者，从达开姓也。其第内有护将五百名，有代理民务军务等官。经历曰国历，通传曰国传，书史曰国书，有典官典粮糈及銃炮火药铅码诸件差尉曰国尉。次于国宗者封护天豫，乃达开戚属，第内亦有国历、国传、国书、国尉等称。其官衔丞相一品，其属有相历、相传、相尉。承宣二品，检点三品，指挥四品，将军五品，皆有正副，分殿左右。总制六品，监军七品，军帅八品。以下师帅、旅帅、卒长、两司马、伍长，递降而杀。

其冠制用风帽，三品以上，中嵌官衔，左右绣龙；四品以下，中嵌官衔，

无绣龙。其服色二品已上,黄袍黄褂;五品已上,红袍黄褂;八品已上,红袍红褂;师帅以下至两司马,皆带黄包巾,蓝袍红褂,称为善人,即上人之讹。军帅已上,俱称大人。其仪制七日为礼拜期。下请上安禀贴,一职跪呼一职齐呼:某大人高升、高升、高高升;八品与一品见,亦称兄弟,不拜不叩头,进跪退跪,一膝着地,一膝不着地而已。其钤印皆长方,盘龙刻边,中无篆文,楷书某衔及某姓。其旗帜各款,贼第内护将五百名,蓝旗红边,宽大六尺。护旗五队,每队五百名,前队红旗蓝边,后队乌旗红边,中队黄旗红边,左队绿旗红边,右队白旗红边,宽大五尺五寸。侯相带护旗六百名,并带差尉,总共千二百名,护旗四方,红心白边,宽大六尺,队旗宽大一丈。承宣带护旗六百名,并带差尉,总共一千名,护旗四方,红旗。检点带护旗五百名,并带差尉,总共八百名,护旗四方,乌旗白边。亦有白旗乌边中画红月者。连边五尺五寸,队旗宽大一丈。指挥带护旗二百名,并带差尉,总共六百名,护旗尖角,前红旗,后乌旗,中黄旗,左绿旗,右白旗,队旗一条,宽大八尺,护旗宽大六尺,不镶边。将军总制每带差尉二百名,队旗一条,宽大一丈。监军、军帅每带差尉百三十名。典官、师帅、旅帅每带差尉五十名。外典官司圣粮、红粉、铅码、铳炮诸职,每带差尉百名。卒长带协理一名,书手一名,听使一名。第内代理民务、军务等官,每带差尉四百名。属官经历通传,每带差尉二百名,国传每带差尉百五十名,国书每带差尉五十名。国尉每带差尉二十五名,指挥以下各打本官旗号,不得私写红字。

营中每饭前,跪念赞美文二十四句,词意鄙俚;日摘其中二字传为号令,即戚继光传筹之法。其操演兵卒,行阵并不整齐,器械并不坚锐;所恃纷纷揭竿,一鼓而数万众齐声响应,徒假威以吓人耳。临阵之诀,以为彼寡我众,彼进则我必退以待之;若彼众我寡,彼退则我一可追十,百可追千也。一路裹胁奸民,江西之建抚,广东之潮嘉,福建之漳泉,俱剪红色绸缎绶,约三尺长为包巾,四周用合和同三字戳记印之;亦有忠义堂三字者,上写彪、彪、彪、彪五字,下注一房、二房、三房、四房、五房某姓名,又系以口号六首,一云:“忠同日月义同天,兄弟结拜是桃园,兄弟不必来盘问,少读诗书说不全。”二云:“总结传下一首诗,兄弟不问自然知,出本望兄来知告,知数当时进逢时。”三云:“平阳城内有关公,青铜宝镜在斗中,厘等算盘千斤秤,纸墨笔瓦化为龙。”四云:“见面不相识,今日取相逢,三八二十四,今来共一宗。”五云:“一路滔滔见太平,不知老哥是何人,快快开门洪家过,万起明灯共月心。”六云:“你刀不是杀人刀,乃是关公义气刀,过五关,斩六将,不斩洪家半分毫。”皆指秀全言也。俱附长发打先锋,人目之为红头

贼云。

于是汀属土匪闻风四起，宰猪吃酒，拜会结盟，道路相逢，询之曰：“父子亲乎？兄弟亲乎？”答曰：“父子不亲兄弟亲。”遂洒血抒臆，拜为兄弟，暗藏红巾于身，日望长毛来汀以图起手，而尤莫险毒于宁化禾口乡之张云从。始云从聚党数千，恣剽僇，袭破江西石城县，因与其党争货财，相构害，云从不胜，遁而反里。宁化令卢芬往捕之，云从称戈相向，毫无忌惮；汀州知府延英急饬守备杨成龙带兵力为堵截，云从走邵武；卢收其子妇下之狱。时邵武已陷，云从诣刘远达诱说百端，导之来汀，遂率逆党五万余，由泰建直扑宁化。三月二十九日破其城，卢芬走竹篙岭。四月初二日，诣汀州钱局，书于案云：“忠孝节义，四字全无，问心有愧！”遂自缢，家仆上其印于府。知府延英委县丞万立鉴代理宁化，给银一千，令图克复。数促镇将富克兴阿督师剿贼，且饬游击贾彭带兵三百为先锋，驰赴该县之七良塘；后军守备杨凤元率兵二百驻新桥。富镇往大息岭巡哨；谍知贼势猖狂，亦回新桥扎营。千总严益彪、把总范应兰、范应霖等从之，俱逗留不进。

长汀令庞立忠山西孟县人谋于邑众曰：“吾欲购勇藉资应援，计将安出？”孝廉曾炳文、职员胡抡元等数十人金应曰：“库充廩实，上府拘成局不肯开，土瘠地硃，下民困征输不能给，无已则丐粟米商，贷钱典铺乎？”庞公从之，罔有吝者，惟是汀人久席承平，未经戎马，应募者率多菜佣赍卒；乃择躯干雄伟者得千八百余名，令谢文亮等领之。比至新桥，营弁闻警，早弃火器溪流中，扶富镇上马走乌石乡，士卒皆溃，文亮为乱贼所杀。知府延英闻之，知事不可为，与同知朱式璟相视而泣曰：“孟子云：‘与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；’今贼氛紧迫，虽欲婴城固守，奈民各畏寇远避何？我等草草一死，奚足塞责？盍出城徐图补救为。”延英携眷属，挟库藏，出宝珠门，走游绳渡，僦居乌石乡之赖家宗祠。朱式璟出广储门，走七里桥，欲奔瑞金。贼遣党假难民行乞郡署，潜察太守动静，见内外寂然无人，各衙亦然，惟县属勤政堂设筹办军务局，有绅士十数人给发乡勇口粮。是时良民远徙，惟市井恶少吸食鸦片之徒，希图冒领口粮，随募随散，毫不济事。贼首刘远达闻此情形，遂大掠而来，至十里铺，城中惊惧不知所为，稍有识者亦束手无策，不过相对流涕而已，时四月初六日也。

庞公出金再募古贵里八约乡勇千二百名，饬监贡梁友魁等赶紧调齐于次早赴东校场杀贼。时落日衔山，狱囚饶哗欲破械出，庞令典史余钊每囚给斗粟千钱以安其身。忽有青泰里河田乡犷民四五百由丽春、惠吉两门入

城，围长茂典铺，而诸坊列市，货积财充，悉遭剽掠，沿街横行，劫狱烧屋，无所不至。庞公孤掌难鸣，不能弹压，遣人告急富镇，督兵会拿，杳无回音。耆老请庞公驻宝珠峰隘口，催齐乡勇，与贼交锋，乃微服出城，乡勇无到者。值夜雨昏黑，漏三下两腿跌伤，力疾趋乌石乡而天已曙矣。

初七日，往谒富镇行营，力请回城。时兵已走散，随营不满百人，知府延英亦在座，询庞古贵里乡勇来齐否？时八约如乌石下河等十七村，相去三二十里不等，已到六百余名，随后陆续可到。乃召贾游戎带勇进城，贾股栗不敢前，庞令梁友魁等督勇赶前抵御；突报贼党数万，黑白旗帜塞满道路，喊声海沸，五路攻城，城已陷矣。

刘远达踞崇善中坊附贡陈祖武家，掘其积藏，布分党羽，旗上大书“殿右四检点功勋平胡加八等刘统下”字样，杀绅衿，掠巨室，凡公廨廩仓市厘质库所有，皆被搜括；而奸胥蠹役亡命之徒，悉为向导，即日四出搜乡，不尽不止。头裹红巾，手执旗帜，一路恶叫狂呼，捉幼孩，掳壮丁，淫妇女，即崇垣峻栅复壁窠房，无得免者。诸乡勇见此情形，惶恐骇散。富镇上马走濯田，延太守奔渔溪，雇骁勇八十人从之，庞公身当炮冲，几贯左臂，疾提长靶刀，退入上成里。

初八日，有冬官副丞相陈享容，年二十四，承宣黄绣全，年四十余，率党三万余，由宁来汀。刘远达及诸魁往东校场迎入城，毁神像，烧书籍，抛弃各衙文卷糞秽中。奸民复籍大户姓名白于贼，凡富商大贾，显宦势豪，挟黄白之物走避远乡者，各为贼指其处。贼乃纠土匪千数百人，分路往迹之，名曰打粮；杀人者以血染其巾，谓之打先锋；财物狼藉，促所掳壮丁运入城。所得衣食与众共之；惟金银宝玩则归于主帅。若获蟒袍、补褂、朝珠、花翎等，则曰：“此妖头之物。”搜捕尤酷。如有窝匿隐瞒，必赤族屠之。又传令曰：“乡村进贡者免其纳税，”于是牛羊鸡鹜米豆薪油等物，输将恐后。然此贼欲壑未盈，彼贼复迫索如前数，辗转攫噬，不至赤贫不已；甚有夺妇女数十，贼轮奸至死者，受孕之妇，每剖腹视胎形男女。或向本贼主流涕诉之，则曰：“吾兄弟甚多，贤愚不一，难以遍察耳。”汀民于是深恨富镇不杀贼，貽患至此也。

又有殿左九十七指挥张姓出示云：“掳人多者即计所掳之数升官，若掳得识字通文者，倍加推重。”于是贼中掳得其人，珍若拱璧，呼为先生，鐓之密室，不令足迹外出一步；凡监军总制之官，非三品以上先生不得任，以理民词，办军务，非晓畅文义不能也。若自来投降者，贼每犬豕畜之，以其轻

去乡里,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也。所钟爱莫若美童,置之卧内,嬖为男妾。

本日龙头乡奸民刘祥运来报:“知府延英携眷口载数十人杠入渔溪。”有殿左五十五检点程姓,给祥运路票,令往戕之。时渔溪乡廖永享,即监生廖歆年三十岁,家本素封。与龙头乡刘祥全、刘祥运、刘奕梅,荣坑乡刘进晃,上蕉乡曹胜英,瑞金县杨会淮等,俱千刀会中头目,暗约江西、广东会匪千余人,乘乱起事,各持銃炮刀械,抢掠乡村。见延太守经过竹子凹,永享即鸣锣放炮,喝令伙党持刀前劫。太守急出肩舆,以刀抵格;永享之族廖伍三用飞石劈面掷太守脑额,太守晕绝仆地,永享之徒曹连科以尖刀砍下头颅,凡杠夫仆从及骁勇八十人一时逃散。乡民廖月东以会匪戕害郡尊,变出非常,乃谋诸同族廖石富,寄官眷其家。刘进晃复报知程检点,拟献知府首级来降。朱同知因瑞金会匪充斥,复登舟次于邱坊,会匪复踪迹得之,劫其宦囊如洗,朱与子寿祺、孙士英,赴水死;其孙媳万氏,代理宁化立鉴之女,贼讯之系江西人,念同乡之谊,寄之修坊民舍。立鉴时募广东勇三百,订期初七日赴任矣,突闻贼至,出战不敌,被贼刃首,妻缢死;次女年十三,贼掳去。两家姻戚,连日遇难,惨哉。

庞公驻成上里,随丁相失在后,惟团练局经承李彬、承发书饶雨霖随之,传谕丁屋岭绅士贡生丁拱南、廪生丁捷芳、附生丁郁文等,按户派丁,分把隘口。逆党突来攻之,壮勇丁胜洪、丁克进杀贼十人,夺旗三杆,各乡皆照丁屋岭派丁守隘,令乡长督之,凡成上里守隘者,不下二万人。其成下里谕熟坑乡绅士赖鉴泉、谢坊王永森往各乡召集田兵,约得万余人;古贵里牛坑乡吴鉴堂亦招得万余人,一切隘口,严加盘诘。凡商民士庶过往,悉给路票,互相稽查。其时富镇在濯田,会匪欲戕之,有走空神棍号木猫大王者受其赂卫之,得走上杭。贾游戎、杨守戎皆逃出境。他如严益彪、范应霖、范应兰各营弁皆土著,挈眷走匿古贵里之大喊山,贼党知之,数往劫其藏,夺其马。乡民苦掠,醵番镪千余圆输贼,始稍稍得免焚劫。

初九日,程检点示民蓄发留须,遣党随土匪径牛坑口,隘丁搜之,有“斩取知府首级”伪示;并刘远达给上蕉陈姓采买牲口路票;庞公令绅士丁捷芳截杀之,毙六人。初十日,张指挥遣红巾数百过隘,托言:“往乡买马。”搜得与廖永享赖登洲伪信,并会匪曹德元;守隘者各持刀迎贼,擒十余人,余俱杀于分水凹。十一日会匪刘进晃、赖登洲、导水营三百六十一正将军郭某来渔溪等乡大劫赀财。郭某令将汀州府印去缴,并解知府首级,约定次日兵至东陂冈相会,风雨无误;并给予制旗式样,队旗黄心红边,护旗四方黄

旗不用边。进晃等遣党送信与廖永亨等,有“一路上汀,通知各乡备茶饭,明日面见郭某”语;又有“分水凹官兵满千,众兄弟胆大放心”等语;有水营炎一将军邵某给奸民路票,下乡买菜,俱被隘丁搜获杀之。

先是廖永亨纠合千刀会匪在龙头乡扎营,头目众多,专候贼来起手。庞公欲督乡壮先平会匪,然后恢复郡城,商之丁捷芳。捷芳曰:“乡壮家战人守,各固其圉可耳,未谙训练,且无抬枪大炮,遽遣出敌,则把隘乏人,甚属非计;况会匪蜂起,伏莽叵测,此时不可轻动。必俟大兵抵境,乡丁乘势策应,方不至前惊后虑,顾此失彼。”庞公然之。闻三层司巡检李斌侨居上杭,寄书囑令速请富镇飞调杭永兵勇进剿。十二日,廖永亨移扎上曹乡,勒令各乡助贼粮饷,供应牛羊。遣党黄机匠、伪称总镇廖伍三解知府首级献于陈丞相,陈问知府杠运金银来否?答云:“无有。”陈骂曰:“尔辈并无金银,安知非假一人头欺我耶?”斥之去,仍携回首级。行至中途,遇梁友魁带勇守隘,截杀十七贼,将首级埋梁屋头,黄、廖二人逃至分水凹,被练坑隘丁获之,丁捷芳令速斩首;永亨闻之大哭,如失左右手。

是时长发盘踞府城,勒令曾炳文出乡募富室金,曾辞以耳聋,贼割其耳,逼其副室投缢死。经理钱局许开晨藏镪巨万,被贼席卷一空;并勒令许开富绅姓名,使各输贖充乡官,有军帅、师帅、旅帅、卒长、左右司马、伍长等名目。上户出番镪二千圆,马四匹,中户出番镪一千圆,马二匹,下户出番镪五百圆,马一匹。劣衿市佞喜为乡官者,辄榜报条门首,逆党见之,不掠其室;其不输镪马之富绅,贼必羁囚之,拷掠无所不至。十三日,廖永亨在上曹乡竖旗鸣鼓,驰马夺路,冲入杨梅溪地界,露刃报仇;丁捷芳、吴鸿绍等,奉庞公令,联合乡壮,极力抵御,擒杀八人,并毙老王仔号铁木耳、老赖仔号黑翅虎二名。上曹人助贼战者,被分水凹隘丁出枪棒格斗十五六合,该逆始退。有奸民张炳文、岳振仪、张兆宗、张能善、张黄狗屡导长发来乡搜掠;梁友魁率勇往张姓店捕之,杀贼数人,内有黄马褂贼一名。炳文等投禀刘检点,谓“梁阻截饷道请诛之”,刘以为然。时渔溪乡廖石富闻郡尊首级埋梁屋头,市棺殓尸瘞之,廖月东募乡壮四十护送郡尊眷属赴上杭,宿笈笱乡十四日,贼责饷远乡,绅民惧其入境,急敛番镪粮米等远迎贡之,刘检点纳之,遂免掠其乡。廖永亨率众亦贡镪马于贼,梁友魁率勇截其后,斩首二十余,永亨见刘跪诉其党被杀状,刘封永亨为令长,带二十五人守城,守城之法,十垛为一篷,白昼执旗摇闪,闪走巡视,夜间击梆鸣锣,响声达旦,又裂布裹竹片作火炬,蘸油燃之,令光焰烛天。

十五日,刘检点率大队屠戮梁屋头、李城、牛斗头、罗坑里、源头诸村三百余人,府城逃来者被害十九,皆炳文一言之流毒也。大索友魁,友魁变姓名没溪中诈死,一贼捞起以刀属颈曰:“尔必妖生友魁也。”乃百端辩说:“己非友魁,不过蒙师陈某耳。”贼曰:“汝为人师必能书,可为我掌书记。”卒捉之去,旋俟贼守倦,乃逸出。庞公驻丁屋岭调勇防剿,刘检点闻之,又率队往搜。丁捷芳令隘丁严守隘口,自率诸勇奋力抵御,杀一红袍白旗盗魁,铕毙红巾十余人,擒斩土匪沈其四、老陈牯、丁九兴等,而丁鉴光、丁玉采被贼捉去。其阵亡者,有南野曹美利、曹光炳,田背龚昌佩,练坑吴六堂等共十一人。十六日,长发在东校场操演,铕炮之声不绝,其实全无纪律,惯摆一字阵,用两头夹包之法。是日,颁示各乡,张贴通衢,狂悖之词,辄假天国天王天父天兄天师等字煽诱愚民崇奉。石达开谬称“神圣电师左军主将翼王五千岁。”其统下相谓:以从江西入闽者为老兄弟,从九龙山结伙者为新兄弟,蓄发数年,长一二尺,顶心脑后发,俱盘束之,贯以牛角簪,额前发散披,蓬松垂两旁,毛俱卷,不施网巾,鬼形怪状,亘古未有。凡输贡之乡,贼数数入市食物,必倍价酬之,市儿贪其饵,殍以酒肉,不知其包藏祸心,图我于后也;策田等乡多堕其计。

十七日,协天燕两石国宗,护天豫四国戚率众八万余来汀,皆达开私党,谓之翼府兵,骄横恣睢,贼中畏之如虎。丞相以下迄监军诸官,俱出接至东校场,扛夫走卒,填衢溢巷,城内文武衙署祠宇考棚书院及士民宅舍,无不踞为窟穴。各官将所掠金银珍宝,用鲜红漆棹,摆列齐整,鼓吹前导,献之协天燕石第。以刘远达功第一,官升二品,赏黄缎绣蟒马褂。是日未暇出掠,其众各给升米。以城中人众难容,派数千人往古城探瑞金虚实。十八日,庞公谕:“各乡绅士多募田兵,伺间合力击杀,无使逃出。”而连城绅士患贼之来,复敛洋货肥马番镪米豆等项,倍于前数,以贡于贼,乞免入境。刘检点纳入私囊,面许绅士云:“连城尽知向化,尔等宽心安枕可也。”乃上书国宗言:“连城等处立乡官抚其民,遣兵二百戍之足矣。汀僻在万山中,荒庄确田,悍民鸷俗,度不展肘足,惟汀西与赣密迩,素饶富,可图利之。”书留内不发。本日,长发下求贤之诏,开科取士,不必秀才,一试即中举人,以“上帝权能诛灭妖氛”为题,悬之国门,限二日缴卷,得入选者十二人,榜张府圣庙前照壁上。惜汀人无识,竟有名宿厕其间者,士论鄙之。十九日,国宗不从远达言,遣周指挥提师二万往攻连城,由东校场扒山越涧,一路扰掠,喊声震天。河田土匪来投,周指挥以其桀骜难制,力拒不纳。

先是郡城委员幕友等闻宁化不守,各乘船拟逃上杭,而各市商贾亦捆载随之,顺流而下。不料甫出策田,凡沿途各乡,皆料长毛必来,豫先拦截抢夺,而河田尤甚,所掠白金以百万计,他物称是。是时各团练勇化为劫盗者,不可枚举;而贤绅端士输资募勇,力请富镇回汀剿贼者,亦不乏人。庞公在成上里,谆谕各乡,令大会田兵,杀贼复城,特以防奸守隘,处处须人,大兵未到,不敢妄动。二十日,上曹乡土匪滋扰成上里,丁捷芳率众追剿,以矛刺杀数人,夺其刀。时江西千刀会匪攻破瑞金县二日矣,从古城投贼,贼拒不纳,会匪遁回。二十一日,河田人自恃雄猛,联合乡壮,愿与贼战。闻富镇带杭勇二千,是日即到,各各奋勇争先,村人备足粮草,专候富镇一到,直捣贼巢;及富镇驻扎河田,日已暮矣。贼乘夜兴师,一股从陆路,一股由水路,天未明已压河田境。二十二日,富镇眠才起,突报贼分两路包营,不下二万人,又值大雨滂沱,我军苍黄,措手不及,富镇上马狂奔,仍回上杭。慌乱中杭勇被杀二百余,河田勇被杀一百余,其纷纷落水受伤者不可数计,房屋被焚过半,抢劫猪牛数百。傍晚,贼仍回城。其往寇连城之贼,分党五千占据罗坊,淫掠劫杀,酷毒备至。绅士罗宿、罗云龙等奉庞公飞谕:鸣金招勇,驻扎前山,分旗派队,计将星夜袭击,奈何大雨如注,水涨山桥不能得手。时至三更见贼往连邑,乃尾追至横盘磴,痛剿其后队,杀死七百余,前队相去已远,不及回救,擒斩武毅先锋徐从州,搜出军功执照一纸,阵亡者监生罗旆光一名,乡勇罗昌金等十二人。武举邓席珍、武生邱上麟督丁壮追杀贼党三百余,贼锋顿挫。二十三日,贼由小路攻连城,城已破矣;被各乡壮勇从东门外迎击,大杀一阵,逆众四散,斩获多名。石国宗见片甲不回,益疑刘远达与连城私通,而远达甥方忌舅功,谋夺其职,乃构谗于国宗曰:“远达受连城重赂入私囊,其在邵武,掳县令孙魁江之子来汀,以贵州同籍,赠多金释之去;若信任斯人,恐鬻权卖主,吾属无噍类矣。”国宗色变,遂谋搜其馆。二十四日,刘远达谒协天燕第,国宗羁縻之,派护将三百环集其馆搜之,钞出黄金八十锭,白金三百锭,番镪七千余圆,奇珍古玩无算,乃褫远达衣,杀之于考棚照壁前,磔其尸。一时干戈人马,满城鼎沸,自相杀戮者千五百余众。远达统下万余人,俱散走,逆党从此离心。瑞金县七里桥保正刘玉清,初被贼刑拷索赂,乘隙逃出,以此情形密禀庞公,庞公飞谕田兵尾追之,擒杀数百。

二十五日,河淋头奸民导贼来成上里,托言买猪,实探庞公所在,欲生缚之。时庞公犒乡勇方毕,退居楼上,随从皆外出。突有数贼执刀入庭中,

言“腹甚馁”，令厨人速备餐饭。庞公惧不能脱，急穴楼窗逃出，遁入深林。二十六日，庞公恐踏太守覆辙，择人迹罕到之处，以草叶自蔽，樵人见而怜其饥，以熟芋飧之，彻夜目不交睫。明日，遣樵人以谕帖往丁屋岭召经承李彬，并札谕绅士大集田兵剿除贼党，随从始知庞公犹在也。又绅士董词宗、童凤翔、胡觐光等，侦知贼往童坊胡岭一带，率勇前后夹攻，杀死四百余，夺获銃炮甚多，贼锋又挫，由清流、归化两邑而去。贼败走者谓我军战胜为“发妖风”。二十八日，逆营火药无故自焚，轰倒房屋，压死三四十人。又听得东校场炮声雷震，惊惶骇异，谓“官兵来剿”，各各痛哭，自恨蓄发数年，寇掠郡县，胜则长此为盗，不胜则为官兵所杀，追悔莫及；且劝新掳者曰：“尔等趁此机会逃为得计，万不可效我蓄发也。”其乐于从逆，纠结不解者，亦厄运使然，彼亦不能自主也。

二十九日，贼见田兵愈聚愈多，遂闭城不出；又闻东校场军声震荡，愈益惊慌，石国宗令乡官二十余人，多备帷帐铺垫器皿，豫买油烛及诸食物，言“东王部下杨国宗，不日从宁化来汀，一切供亿不可苟简”，多给之银遣其购办。五月初一日，东校场炮声三昼夜不绝，两国宗急不知所出，各谋欲遁，遣党四出捉人，令挑行李，捉到捆绑一处，以其发辫互结之，以防其逸，或五六，或七八人，插标记，给米半升，俟炊饭毕听号令起程。二更后，用火炬照衢，十字街一带店屋悉被延烧，挑夫狡黠者自割发辫而走。是夜贼首率大股往攻上杭，大半出五通门走。初二日，绅士许开晨知庞公驻扎成上里，疾驰至行次，哭诉被贼残害之祸。现今城内逆党皆惊惧欲走，乘此调勇四面兜围，在城绅董作为内应，必速成功。庞公急写谕帖派送各乡，凡被杀害之家，皆随呼立应。初三日，该逆放火城中，考棚、书院、府前街、天一楼、定光寺及各店铺，悉被烧毁。庞公召齐乡勇，各备军械火器，前抵乌石乡。初四日，成上里丁屋岭廩生丁捷芳等，古贵里梁屋头监贡梁友魁等，带勇为先锋，庞公率委员梁廷锡，典史余钊及武弁陈玉铨、严益彪、范应霖、范应兰等，各领兵丁，邀集绅士曾炳文、郑汝贤等，分路督勇进城，毙贼百数十名。是日午刻，克复郡城。

闽师进剿纪略

朱用孚撰

叙

余于友人处见《平定粤匪纪略》一书，叙洪逆自金田倡乱，迄逆瑱石城授首止，始末颇详。惟追师至石城后，余党李世贤、汪海洋两逆败窜闽、粤，扰攘三年未及赅载，如隙中窥豹，未得其全，恒深惜之。癸酉冬于役韩江，得阅余友朱颖白司马所编《摩盾余谭》，其纪粤事则详矣，而于闽事仍有所略。于是颖白复辑闽省奏报，按日编排，直至汪逆嘉应扑灭止，以补前书之未足。不殊掌上螺纹，了然心目，续付剞劂，后之采择者，当有所凭藉矣。同治十有二年，嘉平既望，乡愚弟胡秉钧弁言。

闽师进剿纪略上

稽金陵发逆，自同治三年曾文正公与其弟国荃克复之后，余党拥幼逆洪福瑱，窜安徽之广德州。其时堵逆黄文金踞浙江湖州府，经藩司蒋益澧率提督高连升、候选同知蔡元吉、道员潘鼎新、总兵刘树元、刘清亮、李邦达、张景渠、谢茂胜、徐文秀、贺国辉、王东林、何培英、罗大春等各队，于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克复府城。贼分三路窜走，黄文金由梅溪径趋广德，祐逆李远继由安吉出孝丰，余贼由四安窜广德，众尚十余万人，挟幼逆由宁国县昌化绩溪支党伪僭王黄文英与伪忠王之子，由宁国府向泾县、祁门一路逃窜，沿途官兵追剿及投戈乞降者，约数万人。其踞安吉之贼亦于二十八日夜窜孝丰，杨昌濬会同总兵周廷瑞、罗大春追剿，杀伪驸马烈王徐朗、伪匡王赖文鸿及伪天将、朝将数十人，斩馘千余级，生擒数百名，落水死者

数千,贼悉向宁国县千秋关而窜。三十日,追至章村孔夫关,贼挟幼逆,欲由徽州、池州出江西而入粤。左恪靖伯檄皖南、江西各军与追剿之,提督高连升、刘清亮、周廷瑞、王月亮、罗大春蹑后尾追,务令穷其所往。又派提督黄少春率王德榜、王开琳由安徽婺源、江西浮梁、景德镇相机截剿。八月初三日,该逆由广德上窜,绕过宁国县城十里外取路;伪幼逆洪福瑱、伪堵王黄文金、伪祐王李远继、伪昭王黄文英、伪忠王之子,由宁国墩、千秋关、黄化关以出昌化、白牛桥;伪偕王谭体元、伪乐王之子莫桂先、伪首王范逆等,由宁国县胡乐司、山羊坑,以出淳安威坪,约同窜徽境,众尚十数万。是日,堵逆前队窜至白牛桥,分水守将刘光明率所部迎剿,毙贼多名。贼分路抄袭我军,刘光明率队冲出,贼乘势逼进,距刘光明营盘十里。副将崔大成、参将卢本堂、吴清亮、游击岳炳荣等,由分水麻车埠驰至,奋力接战,毙贼数十名,生擒五名,贼始退败。初五日,刘光明等复出队进剿,适贼正向昱岭关十都一带窜逸,各营追击,毙贼数百名。是日,探报堵逆后股又至白牛桥,总兵罗大春率各营由临安、於潜兼程疾进。初七日辰刻抵白蛇岭,追及贼之尾队,营官杨芸桂跃马直前,大呼奋击,贼皆死拒。适总兵刘荣合两营驰至夹击,毙悍贼数十名,贼败走。刘光明、崔大成、卢本堂、吴清亮、岳炳荣等亦各率所部邀截,毙贼数百名,生擒百余名,拔出难民无数,夺获骡马十余匹。贼悉向昱岭关逃窜,官军乘势追杀,毙贼甚多。讯之逃出各贼及生擒贼目,皆称堵逆黄文金前数日在宁国县七都地方,已为官兵炮子击伤,死于白牛桥,其党倒民屋三栋蹙之。以其弟伪昭王黄文英代领其众,踉跄西行。其伪偕王等逆于初六日由胡乐司、山羊坑窜至黄石潭,距淳安、威坪五十里,总兵刘明灯率所部驰赴淳安要之,提督黄少春抵严州后,亦派道员李辉南、副将周绍濂、游击刘昌选、参将马复震,各以本队驰赴威坪助剿。初七日,贼于威坪五里蜀口地方,列阵如长蛇,众约三万余,蜿蜒分屯,置队廿余里,是夜有贼数千,由上河滩头涉浅偷渡,为官军枪炮击退。提督黄少春邀副将刘明珍率所部四营暂住淳安,以防临岐一路,以副将张福斋、李良平所部驰往截剿,自率中营继之。初八日黎明,队将周绍濂、刘昌选、游击黄元吉由河上岭出蜀口之右,张福斋、马复震由坳上出蜀口之左,李耀南、刘明灯、李良平出蜀口之中,水师副将唐连胜亦率舟师沿河排炮助击,贼置阵甚坚,屡冲不入。后官军数路齐进,纵横痛击,毙贼数百,贼队始乱,官军乘势斫杀,又毙贼千余。追至洪桥头,伪偕王谭体元以众拒桥殿后,官军中路与之相持,挥左右翼绕出贼后,贼始却退。我军乘势冲杀过桥,黄少春督

中营及总兵杨芳桂马队驰至，分道纵击，群贼辟易，纷纷夺路狂窜。谭逆解所著绣龙马褂，骑黑马落荒而逃，官军追及并夺其马。各营于阵，斩伪乐王之子莫桂先、伪忠凯朝将廖岂才、莨天义贺永聚、歙天义刘明德、璫天侯赵思诚、玆天侯曹得胜、珍天侯许标桂、璃天侯衡义杰、瑗天豫吴春彩、宣天燕张发胜、琯天福饶祥芸、珩天豫汪道发、增天安蓝增、呐天燕李球珈等大小贼目一百五十余名，计追斩炮击及自相践踏死者六七千人；生擒伪天军佐将赵世举、眺天豫罗永福、璫天安甘长富、璟天安张先发、耿天福黄本茂、琪天福高启厚、咩天义李广村、璫天侯周学礼、旺天燕毛大义、玆天侯贺子秀等贼目廿余名、长发贼队千余名，斩之。拔出难民万余，夺获旗帜军械千余，抬枪洋枪八百余杆，伪印五百余颗，骡马九百余匹，计此股已漏逸无几矣。询被获诸贼，各称贼昨探淳安守军仅三营，溪涸滩浅，故决计从此冲窜，不虞大军倏至，故有此失。初九日，伪昭王黄文英大股又由昱岭关窜至唐村、黄石潭一带。黄少春分兵扼上下浅滩以御之，队将黄元吉、罗顺成与唐连胜水师扼街口，副将刘明珍备淳安而上隘口。初十日，黄文英大股由蜀口凹岭分扑后营李耀南营垒，以别队冲河滩官军营垒，贼将李远继一股由蜀口之左扑周绍濂、马复震营垒，伪王宗黄逆由洪桥头抄出河上岭。黄少春分中营五哨及彭俊光、刘明灯、张福斋、李良平等以扼上下滩，李耀南、周绍濂、马复震等凭垒施炮，以俟其怠，刘昌选、杨芳桂、伍先申督马队排列滩上，并约黄元吉、罗顺成于街口后山列阵，以为声援。贼首黄文英从上滩抢渡，官军隔河环施枪炮，游击张培基率舟师于滩上奋击，毙贼约二三百名。其图由河上岭郭村窜越之贼经张福斋、唐连胜水师击退，刘明灯率所部三营及衢州镇总标兵温处道、魏喻义一营驰至，卷旗潜出，李耀南、周绍濂、马复震亦开垒冲杀，刘明灯亲督两哨凫水过河，各军一齐冲击，贼势不支，纷纷败北。黄文英正手刃退后数贼，挺身死战，适杨芳桂、伍先申队擒有贼将，指骑黑马微须者为伪昭逆黄文英，各军麾队围裹而前，有部将花翎游击卢华胜、兰翎外委孔行斌冲入中坚，共毙黄文英于马下，官军四面蹙之，贼遂大溃。由是杀贼数千、生擒长发贼数百名，夺骡马百余匹、洋炮百余杆、旗帜军械无算，追至洪桥头始收队。

探知贼窜淳安、威坪、蜀口、唐村、黄金岭一带。十一日，副将刘明珍派参将黄本富、游击赖长率所部逾云岭，进攻汪川壑下贼巢，破之。斩骑马贼目十余名，毙贼五六百名，生擒二十余名。十三夜，侦知唐村、黄金岭之贼欲分三路越岭窜逸，十四日昧爽，黄少春饬副将张福斋、周绍濂率所部夹徽

港而上，会合先驻街口之游击黄元吉、罗顺成两营，扼安徽歙县、小川一路；又以副将李良平、参将伍正得等进剿黄金岭；自率中营及总兵刘明灯、道员李耀南、参将马复震、游击刘昌选等步队，总兵杨芳桂、都司吴先申马队由六都横出洪池；以副将刘明珍四营由云岭蹶唐村之后，各军分路齐追，纵横决荡，贼愈不支，纷纷溃窜。官军乘胜追杀，阵斩及坠崖死者约计四五千名，生擒千数百名，拔出难民万余，夺获骡马三百余匹、旗帜军械无算。其黄金岭、唐村、洪桥头、洪池等处五十余里贼馆全行扫荡，追至歙、淳交界之门岭，始收队。时刘荣合等四营亦由昌化蹶踪追至，沿途尾贼，搜斩净尽。是日午刻，张福斋、周绍濂、罗顺成、黄元吉等甫抵小川，贼之前队五千人，已由歙境大洲源绕出建口过河，各营截杀数百人。适贼后股窜至，官军排炮轰之，贼向原路退去。黄少春闻贼由建口过河，率中营及伍正得、彭俊光、李良平、马复震、伍先申等取道遂安新桥昏口一带迎击，并飭李耀南、杨芳桂会同刘明灯驰赴街口米滩截剿。十五夜，逆贼大股由建口涉浅而渡，已过万余人，未过河者尚二万余人，争向上下两滩抢渡。各营驰至，分滩扼堵，副将唐连胜师船往来轰击，截断贼不得济，刘明灯、张福斋、周绍濂、刘昌选、黄元吉、罗顺成等各率五队从上滩过河，绕出贼后，李耀南等从下滩过河，两路夹击，贼大败。适皖南镇总兵唐义训所部亦由歙南深渡驰至，各军四面兜杀，逆贼无路奔逃，阵斩伪列王邱国文等贼目数十名、贼党五六千名，生擒伪列王黄吉建及伪天将、朝将等贼目二十余名，贼党三千余名于刘明灯、张福斋、黄元吉等马前跪伏乞降者约五千余人。唐连胜营中乞降者一千余人，夺骡马三千余匹，军械八千余件。据投诚贼目共称，贼首范汝增经官军追剿，身被数矛落马，为其下负之而去不知生死；余逆向绩溪一路翻山遁去，仅数百人。其先由歙境建口渡河一股，十七日翻雪岭窜至遂安章村、郭村一带。黄少春亦于是日驰抵遂安十七都地方，十八日即率各营进剿，抵方村地方，贼大股由东亭村中冲出。黄少春飭各营分路迎敌，鏖战两时，游击彭俊光、中营哨长贺润兰、彭在上首先陷阵，彭俊光身受矛伤；伍先申、李良平、张介和复齐冲贼阵，官军追过郭村，杀贼千余名，生擒数百名，夺贼马三百余匹，群贼翻山向昏口而遁。适马复震、伍正得率所部进剿，途与贼遇，杀贼无算，然官军亦伤亡百余人。黄少春复派彭俊光、伍先申所部驰往策应，贼已夺路向遂安十六都而窜，伪列王萧雅泗、刘得义等率伪天将、朝将等贼目百余人、贼众二万余，赴黄少春军前乞降，黄少春受之，分别挑留遣散。计自逆贼由湖州、广德、宁国上窜，浙军节节截剿，擒斩、解